

石魚偶記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石魚偶記序

余既刻楊慈湖先生詩傳二十卷先聖大訓六卷遺書

正續二十卷補編一卷煌煌鉅製已略備矣今更取石

魚偶記一卷刻之何也

石魚見水經性湘鄉縣石魚山下多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發

一層輒有魚言

其蘊藏者深也蓋遺書中自卷七至卷十六爲家記十

卷凡先生論易論書論詩論春秋論禮樂論語論孝

經論大學中庸論孟子諸子論治務論治道論封建論

兵義理所在編者彙而著之而偶記則先生本所考據

閒發議論手錄於冊者也有與家記同者有與家記詳

石魚偶記序

一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略差異者而要以家記未見者爲多人但知先生精於

義理而不知先生勤於考據今讀斯記審訂所及孔壁

之尙書古禮七略所錄誌於藝文者雖以康成之學說

有不肯苟同至於物名之異同五行之變遷大而九式

之匪頒細而三疇之定義一一辨證無遺其立言尤精

者如謂士大夫宜以得失利害歷陳於明主之前而引

范仲淹居母喪移執政書曰固邦在乎舉縣令擇郡長

又引趙師民言曰奇邪者其黨常眾方正者其徒常寡

黨眾者則進易徒寡者見用難嗚呼君子小人消長之

機盡之矣先生年事最高故其成就有大過人者斯書
爲晚年作明白坦夷由博反約經師人師典型具在識
大識小錯綜其間然則人之壽又豈可少哉原書爲一
老關刻本戊寅夏胡適之贈余於燕京爰並誌之民國
三十四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石魚傳記序

一
正朔
續編
刊本

石魚偶記

宋慈谿楊 簡敬仲撰

孔安國謂孔壁中尙書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而劉歆謂孔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班固作藝文志亦曰孔安國得孔子壞宅中古文尙書以考伏生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何也意者安國初定十六篇先獻之續定共二十五篇安國雖再獻共五十九篇而承詔作傳則五十九篇書又當在安國之家安國謂會巫蠱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劉歆雖校祕書惟見安國所獻十六篇餘不得而見班固亦未見故因歆言而志之歟十六篇世所未見故曰逸書首言逸禮連言書則逸可知已

石魚偶記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甚矣鄭康成之好作異敢於意斷而不疑也其爲六藝論有曰高堂生習禮十七篇後於孔壁中得古禮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予初以漢藝文志之未白也亦竊疑之亦以康成之言爲然及再三攷之又思之思之久則知其大謬

矣漢藝文志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其曰禮記者有禮又有記也志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又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瘞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夫所謂孔氏學七十篇者卽孔氏壁中所得禮也以孔氏有所訓釋故曰學歟文與淹中古經七十篇相似而孔氏又多三十九篇

石魚偶記

二四明叢書

約園叢書

卽劉歆所謂孔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者謂於世所已見淹中古禮經七十篇之外又有此所未見者三十九篇故曰逸又曰有有又也猶書曰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有也春秋十有一年十有二年之有也殊無可疑康成徒以志文未至明白疑三十九篇班固旣已知之而志無其目孔氏學七十篇又不載諸目求其說不獲而高堂生之十七篇與此三十九篇合五十六遂意古經爲五十六篇遂改卷爲篇又改古經七十篇孔氏學七十篇皆爲十七意高堂生十七篇之訛全不

信藝文志嗚呼特未之思耳三十九篇志不載諸目者
劉歆謂伏而未發世所未見故班固不復載諸目況志
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備載如
此詳明縱有訛誤何至以篇爲卷卷少而篇多乃其常
勢攷文上下灼灼明明又況高堂生所傳十七篇乃士
禮逸禮三十九篇又伏而未發於世劉歆欲立之遭諸
儒訕怒而罷黜則大小戴所傳劉歆所錄禮及記多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禮何自而來耶又況高堂生所傳十
七篇志亦不載諸目以其在古經七十篇之中孔氏學

右魚偶記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十篇不載諸目亦以與淹中古經七十篇文相似不
可重出孔安國謂孔壁中得古文書及傳傳卽禮記後
以世尊尙之故曰經班固以前已言孔子壞宅中得古
文禮記後言禮古經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則其指
孔壁之禮甚明矣作史簡嚴乍似不明白靜觀之則未
始不明白節節攷訂未見其疑康成輕於改作而不思
康成每有此作無足多怪而滋惑後學徒費簡累日攷
訂思索之勞而實無事起事念後人未必皆能攷訂思
索至此故備記云

藝文志既言孔子壞宅中得古文禮記又言淹中禮古經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是言禮也非言記也又曰多三十九篇亦謂經耳餘不言孔壁記篇之數者豈以孔壁之記卽百三十一篇之記學者所記故略之而不復道歟

漢景帝時河閒獻王已得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此禮及記其卽藝文志所謂出於魯淹中者歟武帝初年已有詩禮先師時未得孔壁中之禮也及末年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於壁中得古文禮及記文與淹中者相似世尊尙之故後謂之古經

石魚偶記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漢世所行禮古經七十篇而大小戴所傳之儀禮止於十七篇者止集其儀者然也餘篇雜禮義而言之或雖有儀禮之類以儀禮十七篇簡卷之多故附別卷今二戴禮記諸篇之不曰記者不可謂皆非古經也藝文志謂孔子壞宅中得古文禮記謂有禮又有記也大戴禮亡篇甚多安知其非古經或者謂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餘不復見禮古經經記則誤矣

讀書不詳審自古學者通患陸德明賈公彥皆謂儀禮

卽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皆讀漢藝文志不詳審之故也
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士禮爾今儀禮多天子諸侯卿大
夫之禮徒以十七篇數偶同而妄意之

漢藝文志謂孔壁中之禮曰禮記者謂有禮有記可也
總稱禮記亦可也何以明之儀禮十七篇皆備記禮儀
篇末又有記是又記中之記也天下無定言以意通之
可也後以世尊尙之則又曰經矣孔安國則又謂之傳
皆可也

漢藝文志不言左氏春秋所自出唯首敘左氏傳三十

石魚偶記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言左邱明作傳本末甚詳謂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
羊穀梁鄒夾之傳河閒獻王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
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所得皆先秦舊書是時已立
左氏春秋博士劉歆校祕書言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
古文舊書藏於祕府伏而未發然則左氏傳誠古矣但
其義甚差者亦多

儀禮亦非純於治古之書冠而醴正也而有若不醴
則醮用酒之文昏而親迎禮也而有若不親迎則云
云之文

月令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土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案古尙書說亦謂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與今文尙書說及諸儒世論不同醫家者流用今說則病治亂之則乖然月令出秦呂不韋春秋不韋嘗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雖其閒亦不無差或者憚不韋之威不敢言然一時賓客文士所著將懸賞豈不審訂五臟五行之說世所習聞況古尙書說合同是豈一人之妄說哉人雖有愚蔽亦何至如此謬錯旣如此謬錯其書豈復行於世予觀

石魚偶記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地之氣亦有時乎變古志有五百年大變之說而況於數千萬年之久惡得而無變哉執耳目之所及以爲定論不知聞見所不及亦有不然者道無所不通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厥驗亦昭昭矣嘗官富陽始至錢塘潮至廡山而止他日與同官俱出西郊至看潮村固已皆訝村何以得此名越二年潮忽過邑而西噴浪如岸雪聲如震雷宛然與錢塘相似於是悟看潮村所以得名之由古亦有此故名村以記異至今潮過富陽又聞四明城有掘地至深

得古巨纜蓋遠古時江海也今爲陸地黃帝以前不知其幾千萬年安知人五藏五行之氣不至黃帝以來而變爲古尙書者猶襲其遺說故與後人之說不同歟後人求古尙書說與月令五藏五行之義而不獲乃曰腎最下故主冬脾稍前故主春肺最居上陽氣升焉故主夏肺下心故主中央土心下肝故主秋未敢遽以是說爲然也

司服曰凡弔事弁經服故書弁作紕鄭司農紕讀爲弁弁而加環經弁師曰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小記諸侯

石魚偶記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弔必皮弁錫衰論語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則王之弔服宜亦皮弁皮弁白弁也而鄭康成必曰弁經者如爵弁而素蓋以諸侯皮弁王禮宜異故推而上之有是說然斯乃意說無明據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禮固有貴賤一者王者之弔服亦皮弁何不可之有古聖人不得已而有作可因則因王服自有皮弁可用以弔何必別制如爵弁而素之弁以爲弁經服乎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考此則弁經卽皮弁益明矣

喪服傳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司服王爲三公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然則錫重而總輕如喪服傳則合矣若雜記則錫反輕於總與周官司服不合雜記非聖人之書固不可盡信事其縷則稍精矣惟事其布必有不及之處則粗矣

司服曰王爲大夫士疑衰鄭司農謂疑衰十四升衰康成無異說是從司農說也殊未安夫錫衰總衰猶十五升而疑衰當又輕反十四升乎二鄭之意謂不抽去其半乎而重者十五升輕者十四升名不正二鄭安知非十五升不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之爲疑衰乎疑者疑於衰又疑非衰康成乃曰疑之言擬也擬於吉則意在於吉殊失弔喪哀戚之意

嘗觀周官掌固司險候人而後知周之爲國一出於道德而其防姦備寇也甚至後世之爲國一倚於甲兵而防姦備寇之具則略周有五溝五涂又樹之林又因山川以爲險固又任其萬民以守焉又頒其士庶子以帥之平居修其固審其守致其候嚴其禁後世反不如是

之詳大抵不明者所見略同急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
詳其所當略略其所當詳

周官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
近世王安石用此致亂學士大夫於是爭言其非反其
說曰服事也任服役之事以爲之息爾而不放下文國
之財用取具焉然則安石所釋未爲非旬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則歲取二分之息不爲無據依特以安石引用
諛已之小人而斥遠君子周官有大要大務未之行而
用衆小人首行取息之法故適足召亂因其召亂而學
士大夫又率然爲說不放經文良可笑也

布帛傳記

九四明齋書

約圖刊本

三代之時固無養兵之費至於師行亦給之糧而或者
疑大宰之九式不言軍旅遂謂師行亦不給糧而不攷
九式之匪頒則師行之糧食在其中何以明之縣師之
職曰若軍旅作眾庶及牛馬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
皆備旗鼓兵器獨不言備糧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
之匪頒賜稍食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夫將以用
其死命而使之自備其糗糧非人情也況師行在外久

近之期不可必也費誓峙乃糗糧無敢不逮者所以戒司糧之人也峙聚如山也非一人之糧明矣方誓之時大夫士民靡不咸聽孟子曰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者正以譏衰世之亂政非古也九式匪頒之式次芻秣之下者芻牧祭牲及王之車馬故先之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有三說其一焉字絕句其二者字絕句曰十室必有忠信如丘者其忠信者何爲不如丘之好學也痛言之也欲其如已之好學也夫自門弟子若是其眾猶不如

石魚偶記

十四明鏡書
絳閣刊本

顏子之好學而況於如孔子之好學乎則十室之忠信不如孔子好學蓋亦常勢不足深訝而痛言也又說曰焉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必如丘之好學也此說尤無理自羣弟子不如顏子之好學則天下安有每十室而必有如孔子之好學者然則當從焉字絕句或者疑曰不如丘之好學似矜伐然亦安知此非孔子與弟子燕語歎設言諸廣眾亦未爲矜伐也以有不足焉故學也辭氣亦平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爲卽學也孔子每自言我學不厭夫性一而已矣本無聖

愚之聞孔子於此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惟不如丘之好學爾言人與聖人同者多明其性之無二忠信不欺僞而已聖人之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此惟勉人之好學深明聖道之不難致也顏子之未知也故歎其道之彌高彌堅二三子率以孔子爲有隱焉而不以告皆疑之過不悟忠信卽聖人之道也孔子又曰主忠信明無詐無僞之心卽吾之主本不必求之遠也人心本不欺僞不欺僞本與聖人同孔子知人心因放逸而爲僞者多故姑曰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其實人心皆

石魚偶記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信因物有遷斯失之然雖至小人亦豈有自旦達暮皆欺僞者其不欺僞之時卽聖人之心顏子未知此故歎其堅高他日知之其心三月不違仁豈以思爲爲之哉卽吾所自有誠實無僞之心而無作好無作惡焉好惡不作自然常清常明是謂仁

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蓋未能三月不違仁之時所願也至於三月不違仁之時其心常一無思無爲昔者之願蓋泯然無有而作矣顏子之願生於有伐善施勞之過至三月不違仁則中虛清明常靜常一無思無爲安

有所謂伐善施勞者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者不解夫子之旨遂疑豈以儉而曰小乎子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夫子竟不復辨明小器之詳而遂已嗚呼夫子如天矣道心如太虛或者不能問故不復告觀其愚雖強告之奚益禮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無揖禮今則進退皆揖大無謂也然俗行已久不可改曲禮曰禮從宜今從俗亦禮也使其大悖於義亦不可從今之揖亦所以爲敬也

石魚偶記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得磨道旁之崖石刻曰學者當觀大聖之言言非大聖終有差失似是而非惑誤後學流毒甚深壞人心亂人國戒之哉戒之哉 所患傳錄聖人之言又不能無差然大體可觀與賢者之言不同賢者之言善者固多惟大知能擇

子路問曰管仲未仁乎子貢又問曰管仲非仁者與觀二子發問情狀知當時輿論稱管仲仁故二子如此問觀孔子盛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謂人誰有如管仲之仁者他日又曰管仲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蓋稱其仁矣惟嘗曰小器因或疑其儉曰不儉或疑其知禮曰不知禮蓋仁而器小者有矣不儉不知禮者有矣其曰小器蓋以齊桓公內德不修管仲苟就功業爲小矣不儉不知禮之狀亦不至大悖夫能奪伯氏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非仲誠心大公無私何以得此或者謂孔子惟許其有仁之功不思伯氏無怨何以致之也若孔子惟許其功不許其心則辭旨亦當著見孔子言仁能守之又有不莊不以禮之事

曲禮毋啞食疏云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書

石魚偶記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絮羹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注云詳於味也絮猶調也案說文啞噴也與禮疏以舌口中作聲之義不合又顧命王三宿三祭三啞啞謂以舌味之而不下咽與曲禮之啞情雖不同而以舌口中作聲則同許慎殆不攷顧命三啞之義耶或者吒啞異義歟俗謂人繁細不簡易曰絮不作敕慮反然則陸音未安又考邊人遵實有形鹽乾糠殆古亦有備調羹之物特客不當用歟再調羹有繁細不簡易之狀

古以車載物曰載後人乘其車而有所事故載有事義

一年之中其事多矣年終事竟然則年之爲事也大矣
故年亦曰載方言謂人之有年幾者曰有年事夫所載
必有物指是物而言之故又生是義方言載如是也詩
言載馳載驅之類謂是也鄭康成曰則未安書負罪引
慝祇載見瞽瞍謂如是見於瞽瞍也天下字義皆本於
一而滋生他義天下事不可爲一定論也尙矣

黍稷稻粱諸說異同有黑黍有丹黍本草唐注云黍有
數種梁陶隱居云荆郢州及江北皆種此其苗似蘆異
於粟粒亦大今呼稭粟爲黍非也李巡云黑黍一名秬

百魚偶記

十四四明龍書
約圖刊本

黍曲禮曰黍曰薊合說者謂其馨香漢和帝時任城縣
生黑黍或一稭三四實爾雅黍稷郭注云今江東呼粟
爲黍而本草粟米在中品稷米在下品則粟與稷二物
矣先儒疑焉陶隱居云稷米亦不識書多云稷與黍相
似本草唐注云本草有稷不載稷稷卽稷也今稷有兩
種高者似黍曰蘆稷低者曰矮稷色黃粒差小猶大於
秋粟穆天子傳有獻稷百載然則古者種稷亦多矣本
草列諸下品謂食不宜人者謂高如蘆者爾不及矮稷
其言黃粱則正似矮稷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有陽山

之稌高誘曰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糜廣雅云稌稌也

稌

口見反

曲禮稷曰明粢本草有粳米又有稻米爾雅云

稌稻詩云豐年多黍多稌禮牛宜稌說文云沛國謂稻爲糯字林云糯粘稻也顏師古刊謬正俗曰本草所謂稻米者今之粳米耳內則曰菽麥蕡稻黍稷稌急就篇云稻黍稷稷則皆以粳爲稻左太冲蜀都賦云稷稻茫茫則知稷者粟稌之通稱稻者粳糯之通稱粳亦作秣糯亦名秣又名秣本草有青梁黃梁白梁陶隱居云梁米皆是粟惟頭色異耳青梁出江北今江東少有唐本

石魚傳記

十五

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注云青梁殼有毛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食之味短色惡不如黃白梁故人少種之黃梁出蜀漢浙閩亦種之毛長穀粒俱麤於白梁而收子少食之香美過於諸梁人號爲竹根黃陶注云襄陽竹根者是乃黃梁非白梁穉多毛長穀籬匾不似粟圓也食之香美爲黃梁之亞矣曲禮梁曰薶其說者謂其卽其卽居語助也今有夏粟黃而粒小有秋粟白而粒大且長正應白梁爾雅芑白苗郭注云今之白梁粟唐本注謂黃梁麤於白梁則非今之夏粟矣夏粟殆本草於諸梁之後又曰粟

米者是歟夏粟粒最小矮稷人亦多種色黃粒又大於秋粟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不言粟不言稷然則粱者稷粟之通稱歟稌亦包其中矣析而言之則稷爲稌粱爲粟汜勝之種植書云粱是秫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大夫不食粱志云膏粱之味者謂秫粟歟冉子爲公西華之母請粟左傳黍食不鑿然則粟者亦諸穀米之通稱中原多粟故曰粟曰菜

今日清晨忽覺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石魚偶記

六十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之心知也二子之言仁異乎孔子之言仁矣二子之言仁蓋世俗學徒之常談實不識仁也孔子因樊遲之問答曰愛人蓋以樊遲好攻人之惡忿疾太甚罕惠愛之心故孔子曰愛人非定言仁爲愛人而已也愛人固卽仁而不足以盡仁主言雖曰仁者莫大於愛人蓋言治道言其大者爾亦不以言仁之全學者因孔子愛人之言遂定指仁爲愛人以博施濟是爲仁亦子貢之言非孔子之言孔子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明博施濟衆之難爾亦未嘗定仁爲濟衆濟以雖難而子貢之意乃

求諸外實不識仁孟子雖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曾子得孔子一貫之道頗有源流孟子亦知仁人心也而猶未免習於流俗之論列仁與義禮知爲四亦由未知仁道之大全故云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此言仁之大體矣知道謂之智守道而常清明是謂常覺是謂仁孔子又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此亦言仁之大體仁者之妙如山之靜止而亦發生不窮世儒不達是故率以愛人利物爲仁孔子答顏子曰克己復禮答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石魚偶記

十七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大祭答司馬牛曰其言也詘又答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答子張曰恭寬信敏惠答子夏曰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皆不曰愛人惻隱孔子之言仁皆不可以以心思皆不可以力索惟可以默識豈可以言盡孟子之言智亦淺羞惡恭敬是非皆仁心之變化而非四也顏子三月不違仁猶未足以盡仁然則仁道大矣子貢裂夫子之文章與天性爲三嗚呼一貫之旨其難明至於是不平未之思爾夫何難易之有嘉泰元年歲在辛酉十一月九日

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孔疏曰郊天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用辛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地日用甲孔疏於此亦無善說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然則曲禮以宗廟爲內事餘爲外事然則祀地爲外事矣其用甲則宜郊特牲之郊用辛其周禮歟曲禮多殷禮世婦在嬪之上天子之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典司五衆與周官大異其天道無所不包統不可

石魚偶記

大
四
明
叢
書

卷
四
刊
本

以內外言歟地者天中之物渾天家之說云三才一貫於天特明著其義歟

今日之未昧爽又忽醒孔子之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必繼之以勇者不懼何也知及之仁能守之知知道仁者常覺常清明之謂然而亦有常清明雖日用變化不動忽臨白刃鼎鑊猶未能寂然不動者此猶未可言得道之全故孔子終必繼之以勇者不懼又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其旨同夫臧武仲之知非知道之知卞莊子之勇非道中之勇而孔子取焉又何

也聖人之知與臧武仲之知亦同惟聖人不欲爾聖人之勇與卞莊子之勇亦同惟聖人無欲爾道心人人之所謂知及之知者樂水知者樂樂此爾知者動道心日用而實未嘗動是爲動爾此人人之所同有合知與不欲與勇而言之則道心自然全成本無虧少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

石魚偶記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簡初不解其旨桀溺云云則夫子憮然而爲之辨荷蕢者云云則曰果哉末之難今丈人者譏誚聖人夫子宜正言其過而顧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何也一日昧爽忽醒其故蓋夫子先知也志曰遠在八荒之外來于我者則皆知之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而孔子不明言已之前知者慮人疑怪也論語曰子不語怪神聞近世程正叔往見孫五經程入山中途值孫程問孫

出山何爲答曰知伊川先生相訪欲市少食物以延之
程問何從知之孫曰夜來氣息甚大時蓋未識伊川也
是亦前知之一也李敬之少壯未娶時亦閒有前知親
驗其事果有之間其所以能知之狀則曰初不知所以
然自知之爾其知錢塘火災也行至大廟牆角忽有火
災之氣過之自知其卽有回祿之災夫孫李尙能爾而
況於聖人乎人性本清明動乎意故昏常不動乎意則
常清明久則前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旣告之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石魚偶記

二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卜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矣良久又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夫思義授命是誠體大忽繼之以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無乃非其大者乎而夫子及是者
何也孔子之言雖因問而答而每有以微中人之病子
路質勇直少思索他日孔子曰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
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是子路以孔子之言如是如是
而已矣不復加思不知孔子之言實不如是也子路師
事孔子契要深久孔子之言子路所敬所患未能思譯

而輒已此亦勇質者常態孔子知其未能入乎道者職此之由故因成人之間而終及之雖泛言之實深中之孔子與門弟子言率類此

或疑周禮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與覲禮王負扆於堂上諸侯拜於堂下王不答拜事情不同簡觀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周禮曰秋覲以比邦國之功蓋將以行法也故當扆之禮尊嚴然周禮總言賓主之間步數不別宗覲之殊則覲禮亦稱賓主矧稱伯父其敬亦至矣矧賓主之間九十

石魚偶記

子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步七十步五十步姑以步三尺計之其相去亦遠矣其堂上堂下之勢不覺懸殊於人情爲可記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此言覲禮爾若朝禮則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則王下堂矣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於文謂多識前言往行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夫前言往行誠有可觀 未必一一皆合禮素隱行

怪後世有述焉而非禮也書曰譏說殄行震驚朕師雖

足以驚眾動人似是而實非惟約之以禮禮者中正和平無私意無過不及庶乎弗偏畔矣彼偏倚邪僻怪殄皆畔而已矣如拔一毛利天下不爲又如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皆非禮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云藉藻也按聘禮賈人取圭垂纁宰介執圭屈纁使者受圭垂纁上介受圭屈纁皆不襲惟賓執圭則襲公受玉則襲皆不言有纁大禮至敬故變其常服之裼而用上古不文飾之襲玉藻曰裼見美襲充美乃禮家穿鑿爲說鄭依之今不從鄭注覲禮曰纁以韋衣木

廣裘各如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然則所謂屈之垂之者其外餘之韋歟古者有肉袒後世袒裼以見其中衣之美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自上世以來寔趨於文故後世以裼裘爲常有變焉乃襲襲不見美不爲飾也弔則襲不忍飾也尸襲貴其質也質道也以所貴者事尸也所以明道也執玉龜襲敬之至也禮之大也故亦用其所尚質古之道也玉藻曰無事則裼於以知裼爲後世之常服今釋氏西夷之常服右袒以見其中衣亦猶中國之常服左袒而見其中衣之美也而玉

藻又曰襲充美也無事則襲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其爲說鑿矣又曰君在則裼盡飾也其爲說差矣非君在而後裼裼者服之常也襲裘不入公門惡其無飾人情之常也故夫裼者常也飾者常也後世之常也襲質無文古之常也古中衣無美之可見也且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絹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於以知裼者其常也聘禮自其初至立接西塾賓未嘗襲至執圭乃襲公亦始襲以受玉及授宰玉裼降立是復常也賓出裼奉束帛加璧享以下服無變是裼常服也犬羊之裘不裼無文美之可見也庶人之服也玉藻多禮家之說不可盡信說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之士加朝服蓋用皇氏說鄭康成亦謂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詩云衣錦絢衣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鄭所據止於此夫詩衣錦絢衣婦人之服也以類推男子錦爲中衣狐裘爲上服猶婦人之絢衣也秦詩曰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然則狐裘爲上服故人得而見之

檜詩狐裘以朝亦以裘爲上服也鄭詩羔裘如濡亦以裘爲上服故其如濡之狀可觀也皆不見裘之上復有衣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是益足以驗裘爲上服鄭康成不善屬文不深知詩人文辭情狀諸儒不詳攷又從而和之學者不可徇傳而忘經且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此又以見裘爲上服裝外無衣不袒謂之襲袒謂之裼裼則見其中衣裘有裼襲之不同而裘見於外爲上服則同玉藻又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則又知裘爲上服益昭昭

石魚偶記

玉函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宗旣用范富銳意於治每進見必以太平事責成之旣又出手詔使盡言二公猶未言旣而開天章閣召二府賜坐授以筆紙使條所欲爲者范富等惶恐請退而條列上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而二公所條十事乃有司細故其間貢舉不封卷首參考履行擇官長稍近於理而終不先行而後文又無以防其私嗚呼二公本朝第一流人物而其學業乃如此可謂士大夫孤負人主夫士大夫幼而學壯而行其胸中固自有經緯一日得

行其道則次第而施何至淺陋若是其甚又竊怪慶曆八年親從官作亂至入寢殿雖卽捕戮上幸龍圖天章閣手詔賜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問以天下利病得失給筆札命卽坐以對而宰臣陳執中固辭上復諭至三四宋庠請至中書合謀條奏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疏濶惟御史中丞魚周詢謂責任不專用人猜疑以攻人過失爲公論若言及忠良才能則疑爲朋黨所謂責任不專者今執政大臣心知其事可行其法可罷但拱默自安上頗嘉周詢對嗚呼是時大臣爲拱默自安計卽

石魚偶記

玉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罷去何以責任爲可嘉者若是其疏濶者可知已親從爲亂斯豈小故大臣終不思所以致此者何由因循泯默苟度日月嗚呼自范富所條十事猶不出細故於陳宋乎何尤士大夫率不知治道至於此豈不孤神文所以虛中受言之願哉親從之亂由不行周官士庶子八次八舍之制故也古者宮衛皆士庶子後世則皆武夫悍卒孰安孰危從後世之制而偶安者幸也非常也從後世之制而至於慶曆八年有親從之亂者乃其勢之常也非不幸而偶然也士大夫讀周官輒以爲古制

無用於今不復詳思復慮周制誠難遽行於今熟講漸圖亦可漸復又今廟朝之上能保任沿邊諸州縣之必能固疆場以待北寇之至乎猶未也守任二年令任三年視官居如寄上下之情不固何暇治守禦之具設有具文計圖寵賞執守孰固一日虜騎臨之有棄城而走耳朝家不及今閒暇早爲之計擇賢守令付之久其任使治其境內治其守備如治其家必待赤白囊至始蒼黃左右顧瞻臍矣又今大軍所在率十數萬其帥

曰必忠必固無貳乎夫軍帥大抵多武夫

石魚偶記

五十四明叢書
約編刊本

閒有知書不過僅僅今士大夫自幼而讀古列聖之書所講學者道德仁義而猶有不可保而欲望諸武夫顧不殆哉今士大夫之賢而有才能爲縣者亦可漸教之使爲軍帥更其職名使爲詩書禮樂之帥諸葛武侯李衛公未可謂舉世無其似博詢熟議教而用之釋此長策而使國家據不測之危豈大臣之本心哉慮不及此爾又今風俗不美人心不善上下交征利官吏毒害良民去而爲盜賊者所在而有忽有大凶年姦雄知有餓且死之勢奮臂一呼邇聚遐應雖有智者何以爲計自

慶曆中歐陽修猶言州縣不治者十常八九范文正言
良吏百無一二而況於今乎今廟堂之上胡不用周官
內外擇賢久任罷科舉鄉舉里選賢者能者有不以公
而以私則罷黜終其身君相一德誠意下孚則此令朝
下人心夕變矣會諸賢取周官之書及古書熟議其可
行者使比閭族黨之教行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何獨
見於文王之時人性本善感之斯應行文王周公之政
亦可以寢致文王周公之治亦可以鞏國祚於數百年
之永不知士大夫亦有以此得失利害歷歷陳敘於明
主之前者乎不餘詳說見治務篇未能使人主左右皆
趨善遠惡則庶務皆未可議人主未能自行賞善之政
於中官則中官必不趨善而遠惡

慶曆元年翰林學士承旨丁度言臣嘗知湖州民有抵
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
弊衣直不過數百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
乾元及重輪乾元嚴刑不能禁

天聖五年范仲淹居母喪移書執政曰固邦本在乎舉
縣令擇郡長朝廷亦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云云土委

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責其能政百有一焉今春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翕然稱是云云姦雄無代無之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范居母喪此書得已而不已

天聖八年開封府判官謝絳言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不限資考許便宜從事

寶元二年趙師民上書曰奇邪者其黨常衆方正者其徒常寡黨衆則進易徒寡者見用難

石魚偶記

玉函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曲禮既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生名也而後又曰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蓋曲禮學者雜記後人編聚成篇固有異同有是非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蓋釋春秋今曲禮不曰釋春秋而泛言大概則不可昔者大王去邠是亦失地也名而貶之可乎若夫春秋失地之諸侯則可貶矣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如也古者如

而通用大戴禮記每見之今方言如今而今一也

古者士一廟適士二廟大夫三廟今異矣士庶咸祀三世其來也久遠反俗而從古難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曰禮從宜程子曰今高祖有服則義不可以不祀世娶率不逮三十高祖或有逮事是宜祀矧令無禁然程無漸殺祭法去廟而壇去壇而鬼其殺也有漸程去廟而鬼截然而止薄矣今隨時三時祫祀三世冬祫乃及高祖禮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子祫及其高祖禮大夫畫帷不振容今令八品以上輻車兩廂畫雲氣垂

石魚偶記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旒蘇今之八品古之中士七品古之上士乃畫帷旒蘇猶振容也古君振容今士振容令率優與比附而議則祀三世及四世未爲踰令矧令無不可之文與人心爲安今雖祀三世惟於寢罕有廟者慶曆元年赦書文武官許立家廟今一廟而三區自開國男以上一廟五區略應諸侯五廟之禮父爲昭則子爲穆父爲穆則子爲昭祔者從焉殤亦祔禮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閒也無王父母則不祔於曾祖考妣而祔於高祖考妣俟王父母入廟則改祔焉昭穆不可亂

也古尊者主與而東面故侍其左者南面爲昭其右者北面爲穆今尊者位於中侍其左右者東西焉而猶不忘古昭穆之名也古饋食於祖一牲一尸其配無異位其祔無文當祔者附食厥義坦明無俟乎復言也今世其配比位祔位咸設若外內不異其所則於昭穆男女之別有嫌焉矧禮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是王母常位在內王父常位在外故可不配也士婚禮婦奠菜於皇舅皇姑舅席於廟與東面姑席於北方南面祝異辭辭不言配今時祿外內異所則祝辭無配少牢饋食禮之

石魚偶記

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言配者不異位也非祿也古大夫士無主後世則有主主尸道也皆有諸形者也禮正祭虛位而已矣未迎尸也古聖王所以明鬼神之實人執形體以爲人不知人之神不可以形執也旣迎尸拜妥因前所酌之奠而祝曰孝孫某圭爲而明薦之饗主人再拜明今之尸卽前之虛也有形卽無形者也非二也古本黍稷尸三飯又三飯又三飯乃有酌角主人之事尸也於酒醴略矣今時則異然也酒奚止於三行五行七行又加焉卒乃飯古今之不同也今茲主人親酌再獻主婦亞獻賓長三

獻亡則次長獻長兄弟加爵盡其敬愛之誠也祝乃登
匙猶古邇敦又侑之也主人再拜祝乃爲祖考致酢且
嘏於主人乃酢亞獻乃酢三獻禮之有酢也報施之誠
也獻酢嘏旅餞燕皆道心之變化未有知其所以然也
每食必祭敬其神也不敢私也旅之廢也久矣今而復
者愛敬之不下逮闕典之大者俗習之薄亦由乎若是
類者之廢故寢而習於薄也禮家雖曰有其廢之莫敢
舉也變而通之在其人也莫舉而無大害於義則莫舉
也莫舉而大害於義復其舊可也今漸復之未能盡復

石魚偶記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慮久而勞且怠也祝告利成達先志也祖考曰利養成
矣可以已矣於是尸謾今則神主興古祭一又納一尊
今所祭不止於一又納三尊於廟中所以致其厭飫之
禮也祝又告曰利成子孫之所以事其祖考者益加祖
考之告止者至再嗚呼孝慈之至也簡於其再告利成
也忽感而悲幾於不自勝也乃闔戶而燕惠及婢僕靡
不徧此爲家之政也爲國猶是也政者正也天下無二
正也無二道也其筮日也主人北面於廟門外子姓兄
弟立於主人之左後北面東上筮人南面受命於主人

執事者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曾某來曰某用薦歲
事尙饗筮人北面筮卒寫卦告主人曰吉若不吉則筮
遠日禮筮曰主人子姓兄弟皆西面以所祭筮於奧東
面故也筮辭曰皇祖某子或曰伯某尙饗神無所不在
亦猶祔於門神位在西故皆西面今則異矣廟主南面
則主人子姓兄弟當北面筮人宜於贊命者之北受命
當廟門外之右神位古尊右今則尊左矣筮人居門外
之右無害

讀古書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陳莊子死赴於

石魚偶記

三
明
叢
書
約
圖
刊
本

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
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
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簡竊有疑焉唐虞夏
后氏之世萬國其國竟狹矣承師問道當不遠千里而
縣子曰束修之問不出竟於義未安焉甚矣夫言辭之
不可執一也縣子本旨謂夫交政者也而爲一概之論
則不可雖非承師問道而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執一
以爲必無

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

也子服伯子曰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廑而立衍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簡疑焉周禮立孫固正若孫不肖而子賢亦立孫乎當是仲子之子不爲賢其孫不爲不肖仲子以私愛而違周禮故孔子云若仲子之子賢其孫不肖則孔子未必此云禮有常有變不得已而變通聖人不以爲非湯武之征周公之誅孔子不以爲非而況於餘乎夫道惟其正而已矣惟其是而已矣

喪服小記爲父母妻長子禫據此是惟爲父母妻長子

石魚偶記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禫餘期服則無禫也而雜記又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是凡期皆有禫也詳觀承上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於是繼言期喪之禫以明如剡之痛故久而未平又有禫乎非謂凡期乎抑異世之禮有不同乎鄭康成於雜記謂父在爲母不及其餘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自爲白也母不爲伋

也妻者自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夫父在爲母期則父在爲出母自宜降而喪服章同於期此固子思所以不以爲然之意而謂之污者然而不思周公未之改孔子未之改如其大悖於義則周公改之矣伯魚之母死於衛期而猶哭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遂除之豈期而又禫歟父在爲母則禫爲出母則無禫歟抑伯魚踰禫而猶哭歟母子至性不可以絕也爲父後則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屈而不敢信其哀也亦猶父在爲母期不敢三年也子思亦肆矣過矣

石魚偶記

三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子老萊子皆謂子思傲傲肆一源流也

奉席如橋衡鄭康成謂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榘榘衡上低昂是議未安橋雖有兩義衡則平而已矣康成曲推其低昂夫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禮儀率平正矧奉席正平如橋如衡橋者橋梁之橋橋衡二物皆平故取以喻其平而橋又高有恭敬之象其爲尊者奉則如橋次則如衡歟康成所言乃衰世邪僻之習禮必曰如橋衡者正以流俗之不能正平故云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觀此是孔子之學非思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孔子之學一無所知也知則思思則知人心之靈本如此因物而遷一動乎意故喪其靈孔子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自能先覺乎彼之詐不信者是人心自明不假逆億而自能照鑒也與日月合明何獨大人有之夫人皆有之惟眾人昏之大人不失其本明爾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其事雖聖人莫能遽革古字

石頌偶記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後爲弋非有道者所制也許慎乃以弋爲古文殊爲害道且其言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嗚呼謬哉道無始終何必言太始道非可以物言何以爲立說卦立天之道立地之道非聖人之言也先儒不知道故意其爲孔子之言是誣汙聖人古字上後爲且又後爲上古字下後爲卍又後爲下皆支離增益殊爲害道然世楷字上下行用久牢雖聖人復生亦難遽革自古得道者寡昏昏者比比而是故天下事多離道乖謬知其故者絕少孔子欲乘殷輅服劇冕以木輅麻冕質也惟知道者知

質直之爲道

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祖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此其大略爾然而顏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則變俗矣

曲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此章惟釋春秋爾非通言也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生名也大王去幽是失地也亦可名乎周公誅管叔滅同姓也亦可名乎曲禮此類非聖人之言春秋諸侯失地而名者無道也旨不在於失地滅同姓而名者亦以無道故也

石魚偶記

玉函明故書

約略刊本

孔子曰一貫三爲王謂一道貫三才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李陽冰忠王玉之無辨也爲說曰中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三畫正均如貫玉陽冰不知道取天而舍地誤惑後學孔子言堯則天非釋王字至於釋王字利通三才而貫之奚可有所依違許慎於玉石之美象三五之連其貫也由是觀之王玉三畫皆正均玉字三

畫宜短而重如玉賁者宜輕如絲纒本文惟曰象三玉之連其貫也不聞有點古亦作𠄎故後世加點爲玉以別於玉歟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蓋有道者一以貫之而許慎曰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雖後引孔子之言實不明孔子之旨孔子謂士大夫之士非謂事也詩書閒有以士爲事者記聲之訛也秦火之餘古書若此類多矣大率不以士爲事推一合十爲士卽一貫三爲王之道也道無二在上者爲王在下者爲士大明大通者爲王次焉爲諸侯又次爲大夫又次爲士不容有二道也離道則爲無道矣無道大悖之稱

石魚偶記

三四明叢書

物類刊

古者四十而始仕六十始不親學今也不然二十遂仕仕則不親學矣其求仕者所習惟虛文尙未識古者實學之事而況於旣仕而廢書者多歟則亦無歎夫後世之乏材也後世士大夫旣不知治已故不知治人所謂漢唐名臣其學業荒蕪僻陋其閒無憾者有幾則亦無訝夫後世之治不如古也漢唐治日少亂日多自漢唐之君臣自取之也古亦天下後亦天下共是天下而治亂安危異者所由非其道也古純於道後雜於術古純

於義後雜於利古列聖朝夕相與圖謀治天下之道皆有其具後世所遵承而施行之者有幾則亦無訝夫後世之治不如古也古制誠難驟復獨不可倣其意而徐圖之乎而遽曰古今異時古制斷不可行於後而雜霸是講是無惑乎後世之治日少亂日多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哉者不確之辭非有所據於古志也此孔子以心揆之而言故其聲音爲然嗚呼至矣孔子之心卽道卽禮故言無非禮哉之爲音蓋謙虛之狀而非疑

右魚偶記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其下望墓爲壇以時祭云云之制皆孔子心制嗚呼至矣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夫無文可據無獻可證則孔子何自而能言孔子之心如太虛如日月自無所不照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殮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夫豈不可之言周

公以心揆之也孔子亦猶是也孔子言禮多此類

井田之制不惟家給人足易於爲善亦使民安分知足
无好利貪外之心終年從事於百畝之中此外不復作
念自秦開阡陌破壞井田之制使民得兼并而作其趨
利之心日夜耕織不休秦以富強而亦以此亡教民以
利故也

春秋之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昭昭矣僖五年左氏傳
謂正月日南至登臺以望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益驗益
證而或者難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正而猶書冬十月不

石魚偶記

三五四 游覽書

約圖刊本

改夏正秦必有所因況秦最爲好自大自尊者宜遂以
亥月爲正月何爲終不改夏正殆周亦循夏正惟每歲
於子月之朔行盛禮以應改正爾應之曰以意度疑似
之說而欲改春秋經傳之正文大難大難周禮既書正
月之吉謂子月周正又書正歲謂夏正蓋夏正自古行
用之久民閒安之便之殷周徒以易代不得不改正朔
以一天下之心弭征伐之禍而夏正終不廢絕參而用
焉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是正歲爲夏正明矣自
朝廷猶參用夏正而況於民間乎秦焚詩書掃迹先王

之舊惟見天下習用夏正久固不可改故雖改正而不
改月一時改制諸儒不敢駁正矧亦合孔子行夏之時
之說故遂載諸史歟而千載之下遂執此以疑春秋不
可若夫商書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
嗣王祇見厥祖安知此元祀非太甲嗣統之初殷道質
不以明年爲元祀歟設明年方稱元祀雖建丑而不改
夏月則殷之質周之文固不可比而同之季康子問於
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蠡觀此則周以
建子之月爲正月益足以證春秋之經傳

石魚偶記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者說其
學以爲己子路子張冉有子夏子貢之徒皆不及也然
斯之所以疑而未信者以其未明也王充論衡言其與
宓子賤公孫尼子之徒皆論情性皆言性有善有惡簡
謂言性有善有惡宜其疑而不明也孟子專言性善是
以信而不疑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何惡之有人性
至神至明至廣大願人自不信耳

聞朱晦翁謂昭穆當如字讀不可作韶音南面曰昭北
面曰穆因晉司馬昭諱而改讀爲韶爾然漢祭酒許慎

作說文云召廟召穆父爲召南面子爲穆北面召市昭切則漢世已音韶矣字音多此類行行謂行行前進无退意戶浪切先生者長後生者短長字遂作張仰切召亦本取南面昭明之意欲別昭穆之義故改音韶而字或改作从人

闕文昭省

許慎說文云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古三切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諸儒實亂之夫从口含一一者食物也易曰頤中有物曰噬嗑以其甘美也故食之厥旨厥象至明至著而許慎乃謂一爲道道廣大無外夫孰得而

石魚偶記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含之皆道也口道也食物道也含亦道也甘美亦道也酸苦甘辛亦道也夫道不可以內外言而可以言含乎舍食飲而言道舍近而求遠舍明白坦夷而爲穿鑿妄意害道甚矣後世雖不以明道歸許慎而其書行於世與昏昏逐逐者之所見略同簡懼昏者得許言爲證而益固守其妄見不得已略與之辨

夏后氏之郊鯀禹之爲與仁人之事親如事天與事親如事天不以德也心也義也亦猶衛出公待孔子爲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明當正父子之名不可以蒯瞶之

有罪而不父之也好義如子路猶曰子之迂也奚其正
微孔子則父子之大倫廢矣

石魚偶記

聖
四
洲
叢
書
新
圖
刊
本

石魚偶記